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二十五回 燕姁鶯嬌芳園濟美 嘔心瀝血慧婢耽吟

介侯等在春影樓上，正在得意，忽聽外邊一片聲嚷，吃了一驚，大家走下樓來，韻蘭先行到了樓下，便道：「外邊叫什麼？」一面說，大家一面已經走到錦香齋，只見龍吉進來說道：「不相干，門房裡跌翻了洋燈，一時燒起來，他們還把水來澆。我說水澆愈不得了，我就去搶了一條破被絮，就把他悶息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阿嘎，嚇得我心裡跳個不了，這等不留心，眾人皆說這個火不可兒戲的，回來要交代他好好留心才是。」此時丫頭老媽子已經都到錦香齋慰問一回，大家散去，韻蘭命珠圓到春影樓去看樓上洋燈妥當不妥當，伯琴等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謝姑娘今兒勞動你，佩纓姐姐等也乏了，你們早些安置罷，我們要去了。」韻蘭也不再留，一面命伴馨到房裡把爺們的衣服取來，一面把大門鑰匙交付龍吉。一回衣服取到，大家穿了便走。湘君、韻蘭送出華鬟仙舍，龍吉領了他們去了。一宿不題。

次日，知三動身，仲蔚果然借碧霄地方送行，與碧霄暢談隔夜借劍術出門的事，佩服的不得了。於是猜拳行令，鬧了半日，知三就走了。伯琴知照素雯搬場的事，素雯便去定了房子。到了元宵這日，碧霄搬到綺香園。豈知林燕卿也是這日搬進去，不免大家應酬起來。接著十七這日，謝珊寶搬到延秋榭，因韻蘭要留這個地方，以便將來請客，珊寶就住在後面的五間房內。二十六日，陳秀蘭、金素雯一齊搬進，秀蘭住寒碧莊，素雯住韻香館。二月初三，范文玉搬到耕雲小筑，把耕雲小筑改為棠眠小筑。恰好裡邊有幾株海棠，到還名實相稱。初八日，金幼青的娘，帶著幼青搬到綠雲居，把綠雲居改了綠芭蕉館。西北一間，改為縵齋，當時女詠霓班，裡頭有兩個女戲子，一名曰冷海棠，號柔仙，又一個武旦，兼作武生的姓向名凌霄，號仙雲，因贖了身，不願住在班裡。柔仙的假母馬氏，也要進園，同韻蘭說了幾次，要搬進來。韻蘭說：「園裡各處姑娘都住滿了，只有梅雪塢、天香深處、牡丹台三個地方空，梅雪塢是要留著，倘有太太奶奶們進來逛園，要坐的。天香深處要留遊園客人住夜的，牡丹台房屋尚未完工，只好把漱藥■南首柳堤旁邊的一處花房出空了。連更屋一並連，倒有二進房子，每進六間，裡邊還有廂房，尚住得下，景致也好。凌霄海棠二人本來情願同居，把這房屋去看了一遍，也就歡喜，便議定了每月租價六十元，押租一百八十元，寫了租契租折，擇定二月初九日遷進。把這個地方取了一個名字，叫桐華院。柔仙的假母，最為勢利，初進來時，向一個姓仲的客人，借了遷費，所以待柔仙尚好。後來故態復萌，見柔仙不甚應酬生客，遂嚴嚴的管起來。柔仙是有氣骨的，遂至冰炭難投，往往遭其荼毒，柔仙吞聲忍受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強顏媚客，此話表過不題。

豈知這個信，傳到楊家鋪馬利根玉田生耳中，說園中興旺，遊客繁多，二人初尚不信，後親來遊歷一遍，不勝羨慕，便也要想搬進。不過中國房屋不配，彩虹樓已有人占去了。其時二月初旬，去招了介侯來與他商量，要請介侯同韻蘭、碧霄二人熟計，請把這彩虹樓相讓。那碧霄與韻蘭最為知己，碧霄所住的彩虹樓，韻蘭不取房租的，及聽了介侯的話，韻蘭便搖著頭道：「這節事斷斷不成，我也不能叫他讓，且不願他讓，你自己同碧霄去說。」介侯無可如何，只得去見碧霄，想了一個萬全主意，說這裡上下二十間，姑娘一個人本來也太冷靜，可否把下邊的十間讓八間與外國姑娘，空著兩間，為出入之所，上邊十間，請分給四間與他，馮姑娘一個人住了六間，還有小屋可以作廚房，堆物的地方也夠用於。那位日本姑娘也愛武藝，他的父親是戲班中的術士，飛刀的工夫算極好的，就傳授了玉田姑娘。現在玉田姑娘能飛十二柄倭刀呢，他來了你教他舞劍，他教你飛刀，倒不寂寞了。就是馬姑娘的機器，也算著名的，你也可以學學。」介侯這番言語，又婉轉，又切實，把一個直性的馮姑娘說得十分快活，極口應承，說：「我倒不要緊，你須得同大姐說，我這裡是不給房金的呢。」介侯道：「你但允了，韻蘭就容易商量了。這回我就同他去說，回來你見了他，也與他說一聲兒。」碧霄點頭稱是。介侯別了碧霄，便到幽貞館說去。韻蘭笑道：「他允了，我安有不允之理。既這麼著，你就去同他說罷，便來交易立契。但是每月房金我要二百元呢，不要押租。」介侯道：「這還容易，我明兒便來回復。」說著就去了，到了次日，與馬姑娘二人說妥了，三人便來幽貞館立契，便又同碧霄商量。下邊的小房屋也讓兩三間，安排廚房，並侍者坐臥地方，碧霄也允了，馬姑娘又請韻蘭將彩虹樓西首圍牆裡的隙地開平，做一片草地，以為西人來拋球之所。又將北首一條闊廊房鋪平，改為大彈子房。其小彈子房，就在下邊。又恐西人出進不便，另於梅雪塢西北天香深處東北圍牆上開一便門，築條馬路，以便西人就近出入，也不致十分混雜，韻蘭也答應了，言明修理的費各認一半。馬利根、玉田生、介侯去了，便揀定搬進日期。韻蘭等他去，便也趕緊收拾起來。不多幾日，一律完工。就寄信介侯，同二位姑娘前來驗看一遍，便於十九日搬進園中。一言表過。

卻說知三先到了蘇州，上司衙門裡去賀了年，再回申江，趕到金陵。直至正月二十二日，方回上海。這日顧夫人在伯琴處得了兒子治秋的信，說在南洋招募了五百兵丁，練習一月，便到高麗，連勝幾陣，上司便保舉他免補知州本班，以知府盡先補用。家中住在寶應，大為不便。要托伯琴或介侯，在上海或有相宜房屋，就請伯琴或馮士定奪，將家眷搬來。馮士、介侯，也得他的信息，並托介侯代探碧霄信息，是否尚在天津。介侯信中並附致秋鶴一函，詳述別後各事，並要移家一節。此時秋鶴尚未到申，伯琴就同馮士、介侯商議，要替治秋覓一處閒房。介侯道：「何不就住顧家？他們房子甚多。」伯琴道：「他們現在喪事喜事，鬧個不了，誰好意思再同他去說這個話了。他又不好意思不答應，答應了，又更加忙於。雖然至親是不要緊的，然而心裡頭只怪姓吳的不禮人情，這回子再來添一個忙。」馮士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要相巧房屋，總是難覓。」介侯道：「且再作計較，我明兒到碧霄那裡去給一個信。」次日起來，便到彩虹樓，把這個信，告訴碧霄，並修了一封回信。碧霄心花怒開，便修了一書，交介侯轉寄。介侯又說：「治秋要把家眷搬來，苦無相宜房子。」碧霄道：「我有一處房子，地方極佳，若說是治秋要住，恐怕房租也不要呢。但是有一節，怕顧夫人同治秋的奶奶不肯住。倘是要住，我可以一力保舉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你又作怪了，認得什麼人，肯把好房屋給人住，不要租值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你猜一猜是那一個？」介侯笑道：「我也猜不到，你說了罷。」碧霄笑道：「就是韻蘭姐姐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他兩個人有什麼交情呢？我也並沒聽得治秋說過，認得韻蘭呢。」碧霄笑道：「這是幾年以前事呢，你也不要管他有交情沒交情，但只要他們肯住，包在我身上，替你辦妥這件事情。」介侯道：「住在那裡呢？」碧霄道：「他後面的天香深處，還閒著，若是別人呢，他也未肯讓人，若治秋住，是必定肯的。這所房子，內外二十餘間，兩三家也可以住得，又是獨宅。要清淨，四面可以隔斷關絕的。要逛園，就開了門，橫豎出進不願賔，走大門，也可以走北便門，一條馬路，就到租界。」介侯道：「你能辦得到，這是好極了。吳奶奶是好說話的，只辰，怕太太不肯。你且同韻蘭說起來，我去邀著馮士，去勸治已，秋的母親，總可以成就的。」於是叮囑一回，介侯就走了去，午，找著馮士、伯琴，把碧霄的話告訴一遍。二人心中也喜，未，便同吳太太婉婉轉轉的說起來，且哄他說治秋有信給介侯，申，不用住在親戚家，最好有園裡房屋，就可以定了。況且園裡多少姑娘，都是富貴人家出身，萬不得已做此勾當。現戌，今住在園裡，比外邊住的聲價高過十倍，非但畏避生客，亥，就是熟客進去，也同人家一樣，不能冒失，不能粗俗。他們見了人，彬彬有禮，怡色柔聲。人給他一句重話，他就不依。差不多中等人家的閨女，規矩禮貌言談學問，一輩子跟不上他。回來太太見了就知道了，況且地方可以隔絕，出進可以另門。治秋要找園屋，真是十分相宜，並且聞得園主人曾受治秋的恩惠，不取租金，請太太自己斟酌。吳太太初尚游移，後來被二人一篇的大道理講出來，也就肯了，說：「同住一園呢，似乎總有些忌諱，但他們既是這樣規矩，又不是雜亂無章的，還可以做個鄰居，況且臭味薰蕕，各隨其器，但自己留心保自己的名望，就是坐於塗炭，也不能洗的。二則上海地方，擇鄰也非常容易，你二位既這麼說，就交給你們辦罷，不過房金總是要的，我們這人家，雖不同我娘家的巨富，可以任意揮金，然白住人家的屋，總是笑話。所以這個一節，你同他說，不過讓些租價，已感盛情了。還有一事，要請姑爺替我去辦，寶應自己的住宅，還有十幾處市房，我們搬來了，要托定一個人收租，按月寄申，這事要請姑爺到那邊一走，你就僱了船把他們搬來罷，我也懶得回去了。」伯琴道：「這件事容易，我們大房裡的紙鋪在那裡，已經老舖子了，當手先生金少坡，年紀五十餘歲，極誠實的，可以托他。」吳夫人道：「那是更好，費心去辦罷。我昨兒看歷本上，說二月廿七是上好日期，能趕著這日子進屋最好，早些搬來，我急著要看看小孫兒呢。」二人大喜，就去辦理去了。一面先寄信到寶應，伯

琴過了顧府出殯，便就到寶應。見了舅嫂，將前事告訴一遍。素秋早已得了冶秋同婆婆的信，家中的事，早已命帳房料理清楚。等伯琴前去，不過替代交托辦理收租一節，把各租戶房欠結了一結。已往的居戶，辦了押遷，另招新戶。不到十日工夫，已辦理一清，把租契租折交給金少坡，許他照房金九扣酬謝，其餘按月寄申。少坡一一答應，伯琴就星夜把要緊行李家用下船，素秋已先數日由帳房帶了行李領著動身，到京口換輪，逕抵申江，暫住伯琴家內。待伯琴廿八到申，素秋早已搬了進去，此皆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那碧霄要冶秋搬來，心中自是得意之筆。等介侯去了，就來與韻蘭相商。韻蘭在揚州母親死的時候，受了冶秋博贈，本來日夜感激，急思回報，實因天南地北，不能接頭，無可報效，今聽了碧霄的話，豈有不肯的道理？非但樂從，且情願不取租值，又恐吳太太不肯不付租金，只得說當時韻蘭在揚州曾借冶秋銀子，這回須把前借之款，在房金上抵扣清楚，再行取值。就定了每月房金三十元，吳太太不知韻蘭作用，反說他不忘前情，心地坦白，也就依了。寫了租契租折，親自交來交謝韻蘭。相見之下，倒十分佩服起來。韻蘭留他吃了點心，吳太太方提轎回去。這是二月初二的事，是秋鶴到申以前的話。這日是范文玉搬東西進園，吳太太去後，韻蘭坐在幽貞館，心中著實的不舒服。自念風塵淪落，平康中的事業，到這個地步，我韻蘭初意也料不到這樣。現在是算登峰造極了，但不知拋頭露面實非本心。轉瞬三年滿了，倘莫須有回來，非但綺香園歸去，就是我這人，也不能不去從他。若要從，除非一死。這般想起來，我今日的繁華，不過三年以後，仍舊是空的。可恨賈郎青衫敗類，去後至今，僅得一信。現在或存或亡，均不可知。倘目下他若就來了，我還可以立刻收場，早歸正覺。雖人不可恃，然有了這個虛名兒，我便膽壯。姓莫的也無可如何了，我這些心事，不過碧霄、湘君可以告訴，他們也還能體諒，其餘姊妹，雖是知心，也不敢輕易告訴。我看湘君這個人，現雖酬應客人，有說有笑，其實冷眼看，他早已心依三寶，大約自知前生罪孽，塵限未滿，故作散相思的仙女，遊戲青樓，必有一天脫塵而去。碧霄是更不必說了，觀他來去自如，可以遁形匿跡，就是那日舞劍光景，真是劍仙了。但何以不去飛升，還混在這裡，也不知道為什麼緣故，問他也不肯明說，倒也罷了。只是我年紀比他反大，還是一個風塵中俗物，也不能明心見性，也不能刻意修持，屢要從湘君學道，湘君只是不肯，我便自己打打坐，便有許多魔頭，弄得你六欲七情，顛顛倒倒。這便如何了結呢？那碧霄雖也孤身，還有一個知己的吳郎，可以告訴告訴苦處。不日冶秋的家眷搬來了，家眷既來，冶秋也便有信息，就是要見，也不難的。只有我這個人落落無依，並無知己可以告訴，愛我的人，父母之外不過一個韓秋鶴。據他們說現已回來，何以今日尚未來見呢？哎，韻蘭韻蘭，你這個苦，惟有天知道了？想到這裡，不覺落下淚來，便把手巾擦淚，只見佩纜走來點燈，看見了說道：「阿呀，姑娘為何又哭起來呢？快些不要想心事，我如今也是這個樣兒，有一天混一天，姑娘身子本來不好，王先生的膏子藥吃完了，方才好些，這回子又要傷心了。」韻蘭道：「佩纜，你到了這裡幾個月，我並沒算你丫頭，好比當親姊妹一樣看待。我在這裡想，我的終身沒得一個著落，姓賈的又是這般，現今馮姑娘的相好倒有了信了，他的家眷要搬到這裡來，我的韓君不知道他動身不動身，我不好意思當件正經的問他們，你看見了介侯，背地裡替我問問，不要說我的意思。」佩纜道：「是了，姑娘也不用多慮，我來裝一袋煙給姑娘吸吸罷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先倒杯茶來，把文具箱裡的一本詩稿拿來，前日做的幾首稿子夾在詩韻裡，也拿了來，我來錄上去。」佩纜答應著，先把杯子擦一擦，倒了一杯茶給韻蘭喝著，又去取了詩稿本子，連這稿放在門前，把枝洋燈移到前面些，都盛盤的墨盒兒同他揭了蓋。韻蘭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墨也快乾了，吃了晚飯，又要磨了。」佩纜道：「都是珠圓這個丫頭要學字，把姑娘的墨遭塌，我昨兒磨得呢！」韻蘭道：「我叫你管這個，你不要讓他胡弄，他學字，叫他自己磨在硯子上寫。」佩纜道：「我本來刻刻留心，今早姑娘在春影樓還未起身，我捉空兒把姑娘這件小衫洗洗，到這裡抽屜子裡取香肥皂，開了文具箱，珠圓看見墨盒，強要了去，我又不好說的。」韻蘭道：「罷了，回來我來替他說。」佩纜也就不語，把水煙袋裝煙，韻蘭就在燈下抄詩。抄了一回，覺手腕有些酸痛，說道：「煙不要了。」佩纜便把煙袋放好，立在旁邊看著，問問解釋，又道：「我的字可惜不好，否則同姑娘抄抄。」韻蘭道：「我教你，每清早起來臨我這個小帖兒。你每日寫三百個字，用了心，只要三個月就好了。」佩纜道：「何嘗不是呢？我寫字這個時候，姑娘還在那裡做夢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這樣用功，難道還寫不好麼？你把你寫的字給我看！」佩纜笑著，就回到自己房裡去取來。這時候韻蘭的幾首詩已勉強抄完了，就把佩纜的字一看，笑道：「已經好得多了，你再寫上一個月就可以替我抄了。」佩纜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不哄我麼？」韻蘭道：「誰來哄你，我且問你，上年我教給你學做詩，出了十幾個題目，你到這時候還不交卷麼？唐詩也不讀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我這個年紀，又有這些同事姊妹，誰好意思同學生似的高聲朗念麼？我不過睡的時候看看，我不是常把許多典故字句問姑娘麼？我因晚上讀詩解釋不出，才來問的，就是姑娘出的題目，我先時已經通做完了。就是那碧霄姑娘搬來的隔夜，謝湘君姑娘來到我房裡，他翻翻草紙兒，不料他怎麼把我做的一張稿子翻著了。我就去搶，他不給我，我就說不好，不要給我們姑娘知道，恐怕做得不好，後來不肯教我的，果然他看了笑得腸根子也斷，我恨極自己的笨，就把這個稿子燒去，打諱重新做，湘君姑娘說：『你心思還好，但做詩不是這樣子死做的。』我就請教他教給我，他說做詠物詩要有寄托，意思要推陳出新，絕詩要丰神駘宕，沉著勁健，含蓄自然。律詩要洗練雄渾，精神縝密，寫景要淡遠，言情要懇摯，短古要精警、高超，長古要精奇、跌宕。又說先學練局，然後練意、練句、練字，我也記不清這許多，請湘君姑娘寫了一張，就把這唐詩較對起來，倒也有些意思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有了這個意思，總學得好的，但是你把我出的題做了詩，應該給我看，不應該扯去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我因為詩不好，不敢給姑娘看。現在夜裡睡在牀上，又做了兩個題，天明寫了出來，不知好不好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去取來給我看！我來同你改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我怕得姑娘緊，姑娘不要罵呢！」韻蘭笑道：「可見得你學問不長，我罵你就怕了，不好還要打呢！」佩纜笑道：「姑娘打我，我也願，只不過怕姊妹們嘴不好，要笑話。」說著就走了，一回果然拿了一張稿兒來，笑嘻嘻的交給韻蘭，自己掩著面，到暗地裡去站著，好似羞得了不得似的。韻蘭展著稿子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秋海棠：

三更怕冷月明中，嫩葉新枝聚一叢。弱蕊脂凝勻面白，野花淚灑斷腸紅。階前露濕多情種，牆角霜欺薄命儂。十萬聘錢梅肯下，何緣菊婢嫁秋風。

韻蘭搖首笑道：「不好，儂字出韻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我前日睡了，在枕上做的。看了詩韻，大約記錯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怕冷的怕字改了怯字，稍覺雅致。弱蕊一句，真是硬砌。野花兩字也不切，可改『酸態影描無限碧，斷腸淚灑可憐紅』。酸態同你菊婢的典故，皆見瓶史，這一聯比你的略好些。第三聯可改『階前露濕新愁重，牆角霜欺薄怨工』。其餘就用你的也還去得，總之這首詩要做得幽情媚態，弱不勝衣的樣子。」佩纜道：「收的兩句還好麼？」韻蘭道：「還有意思，但菊婢不如改誤卻兩字的好。」於是又看次旨道：

並頭蓮

采采偏教入野塘，柔情綽約羨江鄉。菱花鏡照紅妝雅，荇帶絲抽綺思長。處處合歡巢悲翠，年年同夢問鴛鴦。文波素面雙雙共，卻怕難當一味涼。

韻蘭笑道：「句子雖無不通，然終嫌嫩而不穩。第一句偏教兩字看些孩子氣，可改『采采人來倚夕陽』，則陽字與下邊的鄉長鴛鴦四個字協韻矣。」佩纜笑道：「塘字並不出韻呢。」韻蘭道：「我怕不知道，不過塘字為七陽韻裡的陰聲，宜與王妝康狂芳等字相協，若雜一個七陽裡的陽聲在裡頭，就不好聽。長鴛鄉涼為七陽韻的陽聲，宜與陽楊香昌娘等字相協。若雜一個七陽裡的陰聲在裡頭，亦不好聽，這就是選聲的規矩。雖古人不講究這些，然詩律極細的，總不肯苟且用此等雜聲之字，你現今且不管，將來學好了，必定要考究的。第二句把羨字改媚字，江字改臚字，覺得靈活些。第三句把照字改比字，紅字改明字，雅字改淨字。第四句把抽字改牽字，就好了。第三聯『處處』二字改『香國』，『年年』二字改『秋房』，更為雄渾帖切，若把問字改個妒字，則並頭蓮三字皆到，你可想想。」佩纜喜得舞蹈起來，說：「好姑娘，真是我的親先生，你這個妒字實在改得好！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不好不同你改了，你第七句文字要改凌字，素面改一笑，共字改見字，第八句卻怕改生恐，當一味改禁水殿，這麼一改，就可以見人

了。」佩纒快活得了不得，一一的請韻蘭改在稿上，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你以後須日日替我改一首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那裡有這個心思？湘君姑娘既肯教你，你就鬧他去！你可聽得寒碧莊的陳姑娘、延秋榭的謝姑娘通是會做詩的，你也好去請教請教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他們那裡我都去請教過了，姍寶姑娘還說你家姑娘是女學士，他的詩比我們好幾倍呢！又親又近，放著好先生不從，來從三家村學究，你便一世不得通了！」韻蘭笑道：「他這樣子說麼？」佩纒道：「倒不是這個話！」韻蘭笑道：「他謙呢，他們的詩也算上等的了。不過怕你日日討厭，所以哄你。明兒我來替你同他們說，請他兩人閒了同你講。我要照應園裡這些姑娘，又有客人，不得天天同你累，我心裡清靜的時候，也同你改，但凡你只要肯苦，不怕不成功的。」說得佩纒十分歡喜，說：「好姑娘，多謝你，今夜沒客，請姑娘吃了晚飯就去說，明兒我好去請教他，姑娘說了，他們必然肯允的。我也是等他閒了，去請教他們，有事我也不好去擾他。若姑娘不去說一聲兒，未免他們又要推卻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急便急到這個樣！」佩纒道：「好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底裡，實在要緊做好詩，娘娘老子窮，不曾好好的讀書，這回子遇著狀元才料似的姑娘，我不請教，我將來還能見天日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倒也不是這個說，你看有才學的人盡多，偃蹇蓬門，不能得志的，不要說別人，就是我和你說過的韓秋鶴，他的詩也極好，想他文章經濟，當也不凡，為什麼棘地荆天，所如輒阻呢？他的志氣也傲，人也太忠厚。處今日尖刀刻薄場中，本來也不配了。」佩纒道：「男子的才，就不希罕，我們的才是人人歡喜的。就是姑娘的性格才學，若換了男子，便不通行呢！」正說著，只見霽月來請吃飯，笑道：「佩纒姐姐什麼長篇累牘同姑娘講個不了？不怕姑娘煩麼？」韻蘭就走出來了，口裡說道：「倒還好。」佩纒又笑道：「求姑娘吃了夜飯要同我去呢！」韻蘭微微的笑了一笑，一回子吃完了，漱了口，擦了臉，佩纒倒了一杯茶來給韻蘭喝，自己且不吃飯，但裝水煙給韻蘭吸，裝了幾口，韻蘭道：「你去吃飯罷，叫伴馨陪我去，提一個小洋燈。」佩纒答應著，就催伴馨吃完夜飯提了燈，同著韻蘭去了。一回又來了兩個客人，佩纒同明珠陪著應酬一回，也就去了。

卻說韻蘭隨了伴馨出了華■山舍，走到寒碧莊，只見秀蘭上身穿著一件蜜黃字寧綢灰鼠襖，襖上元緞月華帶月藍緞子滿花銀線回文邊，下穿著白灰字寧綢青蓮緞滿繡闊滾散管棉褲，元緞錦邊滿繡小弓鞋，梳著一個懶雲髻，插著兩枝同心蘭，兩枝翠玉金黃簪，帶著十六嵌元絨女勒。兩邊只釘著黃豆大的翠玉小壽字，旁邊一匡赤金邊，耳上兩個鑽石金墮子。手上並不帶釧，小指上一個小手記，圓方臉兒，修短合度。湘君穿著元色素寧綢元緞闊鑲品藍緞月華帶的銀鼠襖，古銅色大字寧綢元緞闊邊散管棉褲，元緞月華帶，雞皮元緞百褶裙，湖緞滿繡錦口小弓鞋。頭上帶著幾枝素心蘭，間著些水仙花，一枝古玉簪。耳上一對玳帽嵌珠環，臂上兩個碧玉如意連環釧，並不帶個約指。兩個脂粉不搽，都在裡面東首一間綠水壺裡下棋呢。桌上放著許多法帖字畫，韻蘭笑道：「倒雅靜得很呢！」湘君也不起立，回頭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這盤棋不能終局了。」秀蘭連忙立起來，笑道：「妹妹沒客麼？文玉妹妹的房可鋪好了，這回子跑了來？」連忙讓坐，韻蘭道：「沒客，棠眠小筑都好了，只等進去。」一面就去止住，笑道：「你們只管下棋，湘丫頭已經怪我了，我來看桌上的書畫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得罪，怨陪，妹妹隨意請坐，這局快完了。」又叫丫頭子倒茶來，湘君笑道：「快來著罷，你看你這一塊只得一個眼呢！第二個半眼還未成，不找出一個劫來，通要死了。他又不是上門的孤老，要你這般應酬。」秀蘭、韻蘭大家笑了，於是秀蘭且同湘君著棋，韻蘭先把這碑帖看了一遍，下邊通有秀蘭自己的題跋、邗江女史陳敏字樣。最古是秦碑一冊，乃黃門令史的急就篇。下有海寧玉煙堂的藏古題跋，又有王右軍的黃庭經，其後有武進唐蘭門莊雲襄金壇王虛舟等題跋，又有褚河南的唐本蘭亭四種，歐陽率更的武定本蘭亭五種，褚派蘭亭，一為張界奴本，一為米氏袖珍本，一為米元章臨本，一為洛陽宮本；歐派蘭亭，一為玉枕本，一為東陽本，一為趙吳同臨本，一為賈秋壑玉枕本，其外更有南字游景仁丞相侶所茂蘭亭二種，均有題跋。韻蘭道：「這是有三種呢，可惜缺了一種了。」那湘君、秀蘭弄管著棋，並不理會，只見小碧倒了茶來，韻蘭坐在那裡喝茶，招呼伴馨裝煙，自己又把這書畫一條一幅的細細賞識。一幅是周櫟園亮工的秦淮泛槩圖，乃青綠工細山水。一冊是十四頁孫退翁承澤的，墨筆山水冊頁。一冊是華陽山人蔣虎臣超的十八幅羅漢冊頁，一冊四頁是馬湘蘭的墨蘭，一冊是惠山韻香道人的空山聽雨圖。題詠的只有二十餘家，其餘都已散失，又有八張桐城方邵村亨鹹的手書題畫冊頁，上海喬將軍的多心經。最珍貴的是大小米墨跡六幅，四王山水十二頁，仇十洲的工細出獵圖手卷，倪雲林的山水手卷，其近時的名人楊柳橋、楊伯潤的山水，胡公壽、湯塤伯、沈洵■、邵小杏的字，亦有十餘種。又有秀蘭自己畫的飛花墮園圖，下面題詠的已有十餘家。秀蘭自題一絕云：

吹老東風化血痕，春明無復再承恩。行人莫作飛花看，都是情天怨女魂。

下有一小跋云：「壬辰春暮，移寓朱方。朱秀才獻之過訪，煮茗談心，殊多身世之感，因繪是圖，即次獻之見贈元韻。邗江陳敏並識。」韻蘭正在看，忽聽湘君笑道：「姊姊負了兩子了，終局罷。」大家推枰而起，侍兒幼芳來斂了子，韻蘭笑道：「姐姐的好詩！」秀蘭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什麼算得詩？還要請妹妹題呢！湘君妹妹已經題去了，尚未交卷。」於是湘君大家喝茶，隨意談心。秀蘭又命幼芳把桌上的東西收好在書櫥裡，湘君笑道：「你要我交卷，我已有了一首，次你的韻，你把這個冊頁交來，我來寫上罷，明兒再來蓋上圖章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好極。」就把冊頁再取過來，湘君到書案上一揮而就，韻蘭同秀蘭念道：

東風吹夢了無痕，不受人間雨露恩。但借散花天女力，一壞香豕賦招魂。

秀蘭贊道：「機神活潑，大有深心，湘妹妹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珠玉在前，叫我怎樣下筆？」湘君笑道：「不要謙了，你肯做，限你七步成章；不肯做，就改日交卷也好的。」韻蘭笑著，便想了一想，也去寫了出來。湘君秀蘭念道：一片花飛一淚痕，銷磨精力也天恩，來生但願東皇惜，莫向人間賦斷魂。

秀蘭笑道：「怨而不怒，大是國風之旨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幽貞館主人本來是蘇學士呢！」秀蘭笑道：「你何嘗不是謝夫人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冊頁仍去放好，韻蘭笑道：「剛才我看見蘭亭帖，我也有幾種在那裡，一種是慈溪姜氏本，一種是神龍本，一種南宋重刻定武本。」秀蘭道：「你到那三種麼？是真本不是？」韻蘭道：「多少賞鑒家都說是難得的，神龍本前有神龍小爵，後有褚氏印章。拓法精良，紙墨皆古。南宋重刻定武本都是秀筆，會字，蘭亭字，群字不全，我也不知真假。」湘君道：「右軍書寫蘭亭，用已退的筆，大約就是此本。」韻蘭道：「姜西溟本都集聖教序，字而筆畫柔嫩，不及聖教序字，或言是蘭亭別派。我也不知道，現還擱在書房裡，你們閒了，都來見見。秀姊，聞你賞鑒是極精明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又來罵人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外面簾櫳響處，弓鞋閣閣的，一個人進來，笑道：「誰在這裡放肆罵人？」原來是謝珊寶，只見他挽了二套盤鴉髻，戴著一枝珠鳳翹，頂心戴著一排水仙蘭花兩枝翠玉簪，耳上兩個鑽石鑲金圈，圈上幾個墜子。頭上一只雲絨紅寶時式兜，上身穿著石青錦繡風穿牡丹綠緞滿花回文金線半新舊的銀鼠襖，並不繫裙，下身穿著一條雲龍妃紅織金閃緞品月滿繡闊邊，三道月華帶的散管褲，穿了一雙五彩五色緞滿金弓鞋。長方臉兒，削眉秀項，柳腰楚楚，蓮步姍姍。薄薄的撲了粉，濃濃的畫了眉，真是玉立亭亭，皓質呈露。眾人又起身讓坐，丫頭送了茶。秀蘭笑道：「剛才我叫幼芳來借書，回來說你在那裡替客人畫什麼，工細的狠，到底是畫的什麼？」珊寶一面坐，一面笑道：「是一個新客人，巴巴的要畫起曲江赴宴來。昨晚就畫起，這回子才好，脖項酸得不得了。我到韻妹那裡去，佩纒說到寒碧莊去了，我所以就來，恰正你們在這裡罵人。」說得大家笑了，因向韻蘭笑道：「你家這位佩姑娘說，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說，我問他，他又不說，到底是官話呢，是私話？若是私話我們好咬一個耳朵；是官話就說罷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惟有他的話會說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噯，原來他已經這樣說過了，因為他要學做詩，把我累得一個發昏。先前姐姐妹妹們沒進園的時候，我還有心思同他講講，現在你們來了，我玩慣了，也要常到你們那裡看看，順便招呼招呼，又有客來，閒了須靜養睡一回，那裡再有心思同他累？我就想了以鄰為壑念頭，說珊寶姑娘、秀蘭姑娘、湘君姑娘通是詩翁，你誠誠心去求他，他必定肯教的。況且到底比我閒些，你去求罷。他因為你們那日說過，教他來求我，所以他不好意思再來說，就逼著我到你們那裡求情，送個門生帖。他又說湘君姑娘說肯教他的，想必你們也肯的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家這個佩丫頭的詩，我也看見過了，失黏出韻都有的，我教他重做，到底做好沒有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今晚我看見他兩首，出了一個韻，句子還通，不過不好就是了。」秀蘭、珊寶笑道：「那一天他來求我們，教他做詩，我們說放著自己的學士不求，倒捨近圖遠，問起三家村學究來！被我這

麼一說，他以後竟不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替他懇求你們三位，無論如何每日替他改一首詩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罷喲，真是做了孔夫子，要收七十二大弟子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你不知道現在燕卿、玉田也請他二人改詩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更好，明兒我命他親到宣文君帳下！」說著，丫頭小碧來說，朱老爺來，秀蘭便迎了出去。只見獻之領著二人進來，韻蘭一看，原來是知三、仲蔚，便笑道：「你們又在那裡胡鬧，吃得面上紅紅的？」三人一面坐，一面笑道：「就在文玉處喝了幾杯，因為他明日進園，我們也照賀碧霄的樣兒賀賀他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極好，我來包辦好不好？」獻之笑道：「仲蔚另給文玉五十元賀儀，你若包了，這五十元到白得的。」湘君向知三笑道：「才剛兒燕卿說起，你許他什麼沒送去，你可子細！」說著，舜華打發丫頭子來說：「客到，請姑娘回。」湘君就立起來，知三笑道：「你許客人什麼？你不依，你也可仔細！」湘君笑著不答，也就走了。韻蘭看見湘君走，也隨後就走，又回來向知三道：「燕卿那裡務必去看看他，仲蔚可到我那裡來一趟。」說著，也去了。這三人用了臉巾，喝茶的喝茶，吸煙的吸煙，秀蘭笑向獻之道：「你前日送我的對，只好掛在房裡，這地方須再替我擬一副長聯。」獻之道：「這一間幾時打通的？」秀蘭笑道：「你那日來就已有了的，不過未收拾好，所以就請你在那一間坐的。」獻之道：「怪道我沒到過。」知三、仲蔚道：「這個地方收拾有趣，真是洗淨俗塵，不愧綠冰壺三字。」眾人正說著，只見一人進來。未知何人，下回再述。